

小润 著

笑意

不灭

逆风的人生，
就请保持那一份心中的……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小润 著

笑意

不灭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笑意不灭/小润 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5405 - 4028 - 9

I. 笑…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6001 号

笑意不灭

小 润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工商贸易区 A 幢)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5 - 4028 - 9

定 价: 2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 34120352

前言

那年，我考上大学，日子在一种平淡的色调中流淌。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同学让我和她一块去福利院辅导那里的孩子。刚好这天晚上我也没什么事，就跟去了。没想到这一趟，却深深地震动了我。

福利院里有两间教室，有的孩子在里面做功课，有的孩子在里面玩。有一个小男孩趴在桌子上做作业，他的脚竟翘到了凳子上。我让他把脚放下来。他对我笑了笑，却并不理我。我说：“把脚放下来，这样的姿势做不好功课的。”他却说：“我喜欢这样。”他的话把我呛住了。我忽然觉得我并没有权力要求他什么。毕竟啊，我又不是他什么人。于是，我走开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见他向对面的孩子借橡皮，我瞪大了眼——他不是走过去的，他是用手撑着地爬着过去的。原来他那条腿已经残废，是动不了的。我一下怔住了。这是怎样的一群孩子啊，他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父母抛弃，没有正常的家庭，也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困境，无从选择地面对着他们必须面临的困境。从那天起，有近两年的时间，我每个星期都会抽出一个或两个晚上的时间去福利院，陪那些小朋友，辅导他们做功课，跟他们讲故事，天冷的时候就叫他们注意多穿衣服……而他们会把他们画的画作为礼物送给我。虽然这些画大都很幼稚，但对我来说，却是很珍贵的礼物。

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小燕子的，她长得健康而又聪明。有一天，她却躲在角落里哭。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是孤儿，孤儿是没人理，没人要的。当时，我听她这么说，心里很难受。我慢慢蹲下来，用双手握着她的肩，轻轻地对她说：“有一天，我的爸

爸爸妈妈也会离我而去的。我也会成为孤儿。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孤儿。只是有的早一点，有的迟一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照顾自己，不要怕。要勇敢一点……你比我早一点没了爸爸妈妈，所以你会比我变得更坚强的。对吗？”我这样对她说。我记得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一股哀伤的温情。

后来，我一个人去了北京，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能出人头地，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我的幻想就这样上了路。可现实生活却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与浪漫。我开头在北影厂接些散活，因为收入低，我不得不干些别的。我在出版社代别人写过书，也做过推销员，满大街地兜售一些商品。在那期间，生活很辛苦。而且常常遭遇冷眼。我尝试过从心里面累出来的感觉，也尝试过在下雨天像一只全身被淋透的狗一样在街边发抖的滋味……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曾经在福利院度过的日子，我曾经对那个叫小燕子的小女孩说过的话。是啊，我现在不就正像一个孤儿吗？一个人在北京，无亲无故的，什么都要靠自己。所以，我一定要坚强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什么也不要怕。因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能依靠的呀。所以，在北京的日子，当不安与孤独袭上我心头的时候，当生活一次又一次给我重创的时候，当纷扰的外界令我迷失而需要坚定自我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坚持住，我一定不能垮下来。因为我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呀！

想起当初去福利院，并不是因为我多有爱心。表面上看好像是我给那些孩子带来了不少东西，实际上却是他们给了我更多的东西啊。在我感觉到我还能给别人付出一点什么的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份肯定。同时，是他们让我在面临困境时有了一份顽强求存的力量。

后来，我写信给最初带我去福利院的那个女同学。她在我走后还一直留在家乡，并且定期去看望那些福利院的孩子。我在信中对她说：“请你在下次去福利院的时候，在你温柔和关切的目光中，也加入我的一份，好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冲动	(1)
第二章 你扮歹徒来抓我	(12)
第三章 孤单的孩子	(25)
第四章 用心良苦	(33)
第五章 天各一方	(39)
第六章 自杀的方法	(47)
第七章 艳福不浅	(55)
第八章 胆小鬼永远赢不得美人心	(67)
第九章 这就是离别吗	(73)
第十章 温暖的感觉	(84)
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	(94)
第十二章 是是非非	(106)
第十三章 兵法	(112)
第十四章 选择结束	(125)
第十五章 内心的声音	(138)
第十六章 众目睽睽	(146)
第十七章 我们需要更坚定一点	(153)
第十八章 变故	(161)
第十九章 宁静的小镇	(167)
第二十章 一线曙光	(176)

第一章 冲 动

遇见她是和酒店集团的巨大变故同时发生的。

那时我还在华信酒店供职。那天一大早就有人叫我负责带一个新人，还调侃说是个女孩，长得不错。我走进酒店的接待室，只见里面一个女人的背影，很素洁的打扮，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边，望向窗外，似乎并没有发现有人进来。我叫了她一声：“叶小姐。”……叶花朵回转身来。房间里的光线显得有些不足，阴暗而沉郁，叶花朵随着窗外明媚的光线，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留着一头略显凌乱的短发，脸色有些苍白，面容恬静又略带些天真稚气，游移的目光中却流露出一种仿佛天生的伤感。接着，她朝我露出一个笑容，笑靥如花——这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她是公司刚招进来的一批新人中的一个，分在行政部，公司安排我先带她熟悉一下环境。我给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行政部的工作职责，她刚开始有点拘谨。我桌面刚巧有一些同事给的李子，就招呼她吃。我先拿起一个，“哎呀，”咬了一口才发现这李子原来这么酸。大概是看到我连连皱眉的样子，她倒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啦，你吃之前要先夸一夸它。”说着她拿起一个李子：“李子，李子，你真可爱——你看，这样它就变好吃了。”她一边自得其乐地说着一边把李子塞进口里，但旋即也被酸得呲牙咧嘴。

也是同一天，传出了华信酒店投资公司谢总被查出贪污问题被撤的消息。为了稳定公司的运作，上头成立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行使集团事务的管理权力。委员会由华信酒店的陈总和酒店投资公司的廖庆生负责。这些都是在当天紧急召开的行政会议

上公布的。我作为酒店行政部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务工作。会上，华信集团总部的人宣布了廖庆生的任命，并同时平服由此而生的异议。说廖庆生作为原来酒店投资公司谢总的副手，有人怀疑，他和腐败事件也脱不了关系，甚至有人故意散布谣言对他进行恶意的诽谤。在这要很严肃地向大家澄清这件事，廖庆生和此事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经过了确凿调查的。

廖庆生在会上接口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其实我以前就已经看出谢继秋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了。很多决策独断专行，生活作风也很离谱。”他诉说了不少他以前就知道的谢总的罪状。这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状况发生了。不知道谁叫一名工作人员往主席台上递了个条子给廖庆生。这个唐突的举动让刚才犹自滔滔不绝的廖庆生愣住了，而他居然迟疑地念出了条子上的内容：“既然早就看出谢总的问题，为什么不及时纠正，现在却来这种马后炮。”

会场当然是一片哗然，到处是一片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局面变得难以控制。

原先表情平和的廖庆生这时突然狠狠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道：“谁！这个纸条到底是谁写的？站出来说！”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与会人员面面相觑，大气也不敢出。

僵局持续了大概有分把钟，最后还是廖庆生开口说道：“没人站出来认账是吗？为什么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接着，廖庆生笑了，他的语气变得十分有力：“大家知道为什么没人敢站出来。因为董事会刚刚任命我为临管会的负责人嘛。所以——你们怕我，你们不敢当面说。那好，我要试问，以我当时在谢总面前作为他的一个副手的角色，他是独掌大权的人，我又敢在他面前说什么呢？”

作为站在会场后的工作人员的我这时实在不能不佩服这个新任领导随机应变的睿智了。他的话确实把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镇住了。接着，他又大谈谢总的问题是华信体制的问题，声音在临

管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内部探索建立一个有效的人事制约机制，增强民主，增加监督。他精彩的演说最终赢得了会场片片的掌声。

会议结束后，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来到廖庆生身边，忍不住赞叹：“廖总，你刚才说的都太精彩了，以后华信有你主持大局就大有希望了。”对方对于我的景仰只是回以很大气的一个微笑。

但这一幕却被当时也在一旁的牛总监看到了。牛总监是华信酒店直管我的领导。他在廖庆生走后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摆出了很难看的脸色：“怎么，你觉得那个姓廖的很了不起吗？”

我忐忑不安：“牛总监，我只是……只是觉得他刚才说得挺好的。”

“他那是哗众取宠！”牛总监没好气地说。

看着牛总监黑着的脸，我有些慌乱：“对不起，牛总监。”

对于我的道歉，对方似乎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他对我投以鄙夷的神色：“你看你刚才那副巴结的嘴脸。哦，我想起来了，现在行政部好像是有一个副经理的位置空缺，只有你和陶青有资格候选对吧。所以你急不可待地想巴结上头。哼！和你说，有我老牛当行政部总监的一天你就休想。我老牛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一心向上爬的人！”

他对我说这话时挺多人都在旁边看着，我的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犯了忌讳。领导层的变更对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一件震动极大的事，那意味着人事格局的推倒重来，很多利益集团的人会很不安，也有很多人会躁动，将此视作一个重新发力的机会。我这时对新领导的奉承会被人视作见风转舵的行为，是极不适宜的。

——这些都是我在后来的人生历练中逐渐明白的。而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所谓“溜须拍马”、“向上爬”等概念在我单

纯而浅薄的价值观当中那还都是些极为不耻的事。被人当众说成这种人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我记得当时我在众人的目光中几乎无地自容。

我忘记了那天我是怎么离开那个现场的，我只记得我后来一个人沮丧地走到了公司大厦的天台上。我并没留意叶花朵其实一直跟着我——她是一个新进职员，我叫她跟着我熟悉酒店的情况，她就一直乖乖地跟着我。

我见到她，对她露出一个微弱的笑：“在你面前出丑了……”

叶花朵有些不安：“你别这么说。我想总监他可能是误会了。”

我内心的沮丧当时已演变成了一种抵触的情绪，我干脆横着说：“他没误会，我就是巴结上司了，可这有什么，谁对上司不是都要笑脸相迎吗？他干嘛对我撒气啊，我又没犯什么错，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

“丁主管，你别太较真了。”

我内心更加不平：“你以为我就很想巴结人吗？这种事大概没有谁愿意干的吧。可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能由得了自己吗？谁都想过得自由自在，干自己爱干的事，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用去理他。但有可能吗？”

听了我的话，叶花朵却似有些感触，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她在我身边站着，视线不由得飘向远方：“是啊，每个人都要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是谁也逃不掉的。人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好好地活着，其实并不容易，需要有很强很强的意志才行。”

我有些讶然地侧目看了看这个小姑娘。

叶花朵没有回头，目光停留在远处的天际：“你听过青蛙和蛤蟆关于意志力的故事吗？”接着，她饶有兴味地说开了，“青蛙和蛤蟆一起吃蛤蟆做的饼干。他们吃啊吃啊，一直吃得青蛙满嘴都是饼干，最后青蛙说他们应该别吃了，再吃就要吃出病来

的。蛤蟆同意了。可是想吃最后一块。于是，他们又吃了最后、最后的一块。青蛙说，他们需要的是意志力，又回答了蛤蟆‘什么是意志力’的问题，青蛙说，意志力就是努力不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说着青蛙走出去，把剩余的饼干都给了鸟。然后说现在我们再没有饼干吃了，一块也没了。蛤蟆悲哀地说是啊。青蛙说，可是我们却有了好多好多的意志力。”

听着叶花朵的故事，我笑了：“照你这么说法，意志力就是努力不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压抑自己，去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对吗？”

叶花朵笑道：“答对了。”

“可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我说，“如果一个人真想做一件事，他不会努力不做的。反过来，他如果不想做，他也不会努力地去做，努力去做，说明他想做，也许我就是想巴结上司，要不干吗这么干呢？”

“不，也许我们都只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好，这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善良的愿望，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却并不简单，也不容易。愿望在现实面前总是会变得复杂而矛盾。”

我不禁感慨，是啊，人总是充满互相矛盾的愿望，所以才会过得那么压抑，过得这么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放纵一次，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多好啊。

接着，我还真的就放纵了一次。

酒店行政部当时正好有一个副经理的职位空缺，我的同事陶青最终拿到了这个职位。为了显示公平竞争，之前还叫了我一块去参加备选。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是个差额名单。陶青在酒店的“后台”很硬。我不太喜欢他这个人。这倒不是因为副经理这件事情，而是他平时在酒店里就有点狗仗人势、蛮横无理的味道。他当上行政部的副经理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更说明了他的恶劣。这事和叶花朵有关。

那天早上我一回到酒店，就见到一些人围在那儿议论纷纷。一问才知道是前台交班的时候，发现少了 3000 块钱。这天晚上在前台值班的只有嘉仪和叶花朵。

“那这件事现在怎么处理了？”我问。

“陶青把叶花朵给开了呗。还能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陶青和嘉仪的关系。”一个同事说。

同事说的嘉仪是陶青的情妇，这事明白得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只有两个人在，钱丢了还能不赖到叶花朵头上。其实到底是谁偷的钱，同事们似乎心里都了然，但又能怎样。所以在这儿私下议论，为叶花朵叫屈。

我匆匆跑去想找叶花朵，但她的桌面空空荡荡的，别人说她已经收拾东西离开了。

我径直闯进陶青的办公室。这时，里面还有人在对他的升职表示恭喜，什么“产房传喜讯，生（升）了”等等。陶青也乐得合不拢嘴说他晚上要请客。

我直接打断他们：“陶青！你凭什么开除叶花朵。”

他瞪了我一眼：“叶花朵现在属于试用期，这个期间我们部门可以根据她的工作表现决定她的去或留。”

“她才刚来不到两天，哪里表现不好了？”

“我现在怀疑她拿了前台 3000 块钱。”

我气不打一处来：“真可笑，你有证据吗？”

“你是想让我为这 3000 块钱找公安机关对叶花朵立案吗？告诉你，我是为她着想。丁小节，而且我也请你不要感情用事，为我们行政部的声誉着想一下。现在出了这件事，只有她走，事情才能平息。”

“当时在前台的除了她，好像还有嘉仪吧。”

这时，嘉仪也在旁边。她看看我，又看陶青，忍不住一拧鼻子，声音就带着哭腔：“我说什么都没有用，还是有人怀疑我！”

陶青急忙拍着她的背哄她：“没事，宝贝。我看谁敢怀疑

你！”一边说着一边狠狠地向我瞪了一眼。

嘉仪依然不依不饶：“你就知道成天敷衍我。有人欺负我你也不说话！想占我便宜的时候就什么甜言蜜语都讲得出来！”

陶青看到旁边不少人纷纷都对这边侧目，有点下不来台，立马压住声音对嘉仪说：“你这么大嗓门干吗？”

嘉仪大吼：“我就这么大嗓门！”

陶青“啪”地狠狠一拍桌子：“嘿嘿，我就喜欢这么大嗓门的女人。”

他的追随者见状立马打哈哈把我劝开一边：“咳，丁小节，你别为这点小事在这较真，不就是一个试用期的小丫头吗，走了就走了呗。”

“对啊，多大点事。陶青刚升职，丁小节你给点面子。”

那一边，陶青也不再理会我，继续一边哄着嘉仪一边和别人说晚上请客的事。

事情不了了之。

晚上，我找到了我的铁哥们张大志喝酒。

喝多了就忍不住絮絮叨叨：“其实职位的事没什么，我根本不放在心上。主要是叶花朵的事，晚上就叶花朵和嘉仪值班，钱少了当然要赖到小叶头上，嘉仪是陶青的情妇，其实谁拿了钱谁心里有数。我就恨当时为什么没当场揭穿他。正直的人就应该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

说着我又要举杯。张大志压住我举杯的手：“别喝了，你待会真得醉了。”

“开玩笑，黄河水还没喝干呢，我怎么会醉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出现在陶青请客的饭店。我晃晃悠悠地向他走过去。

“陶经理，我敬你一杯。”说着我把一杯酒兜头泼在了他脸上。

当着众人的面，陶青居然生生地挤出一丝笑容，脸上还在滴

着酒：“丁小节，你喝多了吧？”

“我没喝多，我就是来找事的。”

“你他妈找揍来了。”

话音未落，我们已扭打成一团。

这事的后果自然是以我被酒店辞退而告终。

两天后，我头上缝着针，坐在大志家。听着他的数落。“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就为那个女孩子吗？你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啊你。为个女人，连工作都不要了！她知道你这么为她吗？”

他说的确实是个问题。叶花朵刚来没两天，我甚至没来得及要她的电话号码。我回公司收拾东西走人的时候也问过人事部的人，他们说叶花朵刚来还在试用期，档案等材料都没正式调过来，结果就给辞退了，电脑上原先是登记了一些联系方式等情况的，但随即也给删掉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联系到她。我为之英雄出头的女人就这么在这个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无从寻觅……

我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居然因为一个刚认识才不足几天的女人就做出这么冲动的事。而且这个女人转瞬间就已消失不见。我真的喜欢上她了吗？她身上似乎有某种能迷惑人心的东西，让人一瞬间迸发出一种幻象。这么短暂的相遇，现在甚至连她的样子都难以确切地记起，也许她只是存在于人记忆深处尘封已久的某种情怀吧。也许她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让我想彻底地放纵一次，任着自己的内心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借口。一个让人在压抑的生活中想冲动地改变一次的借口。也许仅此而已……

但是，奇迹发生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大志家。我原来租住的房子房东说有亲戚要来突然收回去了。我一下没找着合适的地方就住在大志家里。我赖在他这里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了。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志数落我：“喂，你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你到底要在我这混

吃混喝到什么时候？”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嘿嘿……其实我也想快点找房子，只是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找。”

“这还不容易，租房中介多的是，要不我给你留个号码？”

我猛地一个机灵，突然想起了什么——

那天，叶花朵刚来公司报道，我跟她照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比如关心一下她住在哪儿，离上班的地方远不远。就说到了她在郊区租的房子很便宜。我说我最近也在找房子。她说她的房东是个包租婆，还有别的房子在出租，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可以问一下。说着就顺手把那个包租婆的电话给了我，抄在了我办公桌面的台历上。对！是在那个台历上！

我豁地站起来，拔腿就向外跑……我兴奋异常，一路狂奔……我一路跑回酒店……跑进原来自己的办公室……我看到了那本台历——电话号码果然还在那儿！我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意。

第二天，我已经搬进了叶花朵家对门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两房一厅，对于我一个人来说是大了一点，但只剩这一套了。我交租金之前是找房东太太确认过的，是有一个叫叶花朵的女人住在对面。当然这一切叶花朵还不知道。我还想给她一个“意外”的相遇，一个“意外”的惊喜！

房东太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我一次性付了三个月的租金给她，两按一租。

当房东太太眉开眼笑地把钱揣进口袋的时候，我仍不忘问她：“对了，我刚才和你打听的那个叶小姐，真的就住对面没错吧？”

“放心吧，我不会骗你的，就住对门。两套房子都是我的，我怎么不知道，要不我给你去叫她。”

“哎，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房东太太却已大步走过去用力地拍门

了：“叶小姐，叶小姐！”

良久，门开了——叶花朵探出头来。是的，就是她，那个熟悉的身影。我忐忑的心在见到她的那一霎还是忍不住迸发出一阵狂喜。

叶花朵还没看到我，只是问房东太太：“什么事？”

“那边有一位先生找你，他说是你介绍他过来这里租房的。”

叶花朵满腹疑惑地向我看过来。

“丁小节！”叶花朵一下惊讶地张大了口。

我立马变得很不好意思：“小、小叶，好、好久不见了……啊，是这样，上次你不是留了房东的号码给我吗？我刚好找房子，就过来了。”

“哦，那太好了，怎么样，房子还行吗？”

“还行，我已经交了租金，以后就是邻居了……”

叶花朵也挺高兴，但随即又说：“上次我那事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都添麻烦了。”她掩饰地笑笑，“对了，你现在在那边还好吧？”

她显然还不知道她走后发生的事。

我说：“咳，其实，我现在也不在那边工作了。”

叶花朵一脸疑惑：“你也不在华信干了吗？”

“我辞职了。当时陶青冤枉你偷钱，我实在看不过眼，就和他吵了一架。”我可能没留意到叶花朵的脸上在那一瞬间骤然蒙上了一层阴郁，我还在继续说，“没事，其现在也好，可以重新开始。应该高兴才对。原来那份工作他不炒我我也不想干了。我早就看陶青那家伙不顺眼。哼，那小子，居然诬赖你偷钱……”

叶花朵愈发心事沉重的样子：“丁小节，我必须对你说一件事。”

“什么？”

叶花朵低下头，迟疑了半晌：“……那 3000 块钱是我拿

的。”

“啊？”

前一秒钟尚还情绪高昂的我立时愣在当场，大脑一片空白，我似乎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叶花朵继续难过地说：“我说的是真的……我当时真的急着用钱……不过，我已经还回去了。我当时只是想挪用一下，迟点就放回去的，没想到第二天就给人发现了……真的，我不是想存心偷钱的。”

我仍旧呆呆地看着她，仿佛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似的。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叫“花朵”，随后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从叶花朵刚刚出来的那扇门里走了出来。那个人留着一头长发，一股颓废的劲儿。叶花朵转身迎上去：“怎么了？”

“你把我那件蓝色的上衣放哪了？”

“在柜子里呀，我帮你找。”叶花朵说着又回头对我礼貌地笑了笑，“那丁先生你先忙，我们有空再聊。”

叶花朵说着随那个男人走回了对面屋。

我眼睁睁地瞪着叶花朵离去：“那个男的是谁？”

房东太太这时还没走：“他男人呗。”

说着房东太太把刚刚写好的房租收据塞进了我的手里。

我有些犯傻似的站在那，却只憋出一句：“这个房子我可不可以不租了？”

房东太太一把捂住刚装了钱的口袋：“丁先生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可是签了一年租约的。”

现在回忆起来，我那个时候还就像个傻瓜一样呆呆地站在那儿。看来我安排的和叶花朵的相遇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